

温哥华 1992-3，多倫多 2006-7— 歷史的重演？

温哥华 1992-3

九零年代早期，这些『快要成为』『相调弟兄们』的，认为温哥华召会的长老们（谢德健，Borgi Chang 和 David Wang 等）不够完全的『与职事是一』。他们必须被撤换。需要一个胜利的战略。何不使用年度的常务会议？特别是使用董事会选举的机会，一举把不配合的长老通通赶出去？就像大部分的地方召会一样，当时温哥华召会的长老，也已经多年担任董事会的董事们。但是，这一切都可以改变过来，只要另一组支持水流职事站的董事产生出来取代现有的董事们，召会的领导权就可以改变过来。这样的策略属灵不属灵？不属灵。这样作合法不合法？合法。一位台湾的同工，劉晨曦迅速地被派來帶領水流职事站的战役。他不知疲倦的勞苦了數月，連同其他从外地來的工人们，包括被认为有魅力的李光弘，『快要成为』『相调弟兄们』的——余洁麟，陈实等等——接二连三的到来。一周过一周，不断的用特会及训练灌输「一个职事」、「一个号声」，「一个声音」等等的主题。

他们并没有直接在温哥华市作工，而是使用在温哥华市东面的本那比（Burnaby）市来作为运作的基地。劉晨曦把信徒们集合起来作祷告、晨兴、活力排等的『訓練』。一个晚上过一个晚上招聚协调会议，渐渐的一群圣徒们产生了。经由很狡猾的批评以及对温哥华召会有偏见地拿来与其他召会作出其不利的比较，圣徒们对长老们的信任逐渐的被破坏。另外一组五位水流职事站所赞同的带头人被积极的引进。至终，在常务会议的那个晚上，召会会员被指示要拒绝现存的长老兼董事们，而要投票选出一个新的董事会。当时，温哥华召会并没有固定的选举名单。所以，就在常务会议当天（一九九三年六月 13 日），三十位支持水流职事站的「访客」从香港到访，另一组从台湾来的人也出现在会议中。

在当时的事件中，这些外来的加强部队显得有些多餘，温哥华的长老们，为了避免圣徒们受到破坏，并没有强迫要求重选，免得带进丑陋的争夺的画面。就因为这样，『不费一颗子弹』的，董事会改选了。水流职事站的『温哥华操弄手段』超出他们期待的成功了。

藉著这狡猾的破坏战略，当时的长老们被推翻了，一个新的董事会（林子如，Titus Chen 及其同伴）就任了。新的董事就合法的控制了会所，而长老们（谢弟兄，张弟兄等）所帮助建立的会所，现在把长老们屏除在门外。

选举后的一周内，新的董事们采取一些行动来确认他们对长老们所拥有的合法的权利。会所的锁被悄悄的更换，隔天傍晚，劉晨曦以胜利者姿态主导了第一场在新政权底下的聚会。当新的带头人享受著他们胜利掠夺的滋味的同时，原有的长老们及其支持者被赶出了会所。既然取得了会所，新的带领者佔有了大部分的会眾。劉晨曦的「政变」完成了。在这之后，他就成了知名的『会所偷窃者』。

一直以来，歷史是由胜利者写下的，不是由被征服者写的。在温哥华也是这样。这五位新的董事，向『全球所有圣徒』作报告说，原有的长老们已经事先就宣布他们『意图从召会的长老职分中辞退』（信件，一九九三年八月 12 日，第七页）。然而，在直接的聯繫下，温哥华的长老们否认他们曾经有这样的提议——他们从未辞退他们的长老职分。同一封信也证实了这一点，信中引用原有长老们在常务会议四天后的说话，『我们还是温哥华召会的长老』（信件，一九九三年八月 12 日，第八页）。不仅没有辞退，他们还期待（可能太过天真）继续担任长老服事两群会眾——支持水流职事站的和非水流职事站的——可以同时并存，分享同一个聚会的设施。当原有的长老表达他们从会所被驱离的抗议时，他们被告之要循求法律的途径解决。那是一个

(当然是)残酷的考验,现在是董事们(并非长老们)拥有合法的权利;长老们仅仅拥有属灵的权柄。因此,没有可能存在这样的追索权。这个『温哥华战略』——使用董事会来驱逐长老——有效。是的,它成功了,但这样符合圣经吗?对于这些参与的人使用的这些伎俩,如何面对李常受弟兄的话「在主的恢复裡,最大且最特出的特性就是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根据圣经。」(长老训练,第七册,第107页,英译)?

多倫多 2006-7

十五年后,水流职事站的相调弟兄们对多倫多长老们很洩气。他们并不『乖乖听话』。他们不遵守水流职事站的指令——隔離朱韜枢并拒绝他的同工们。最近多倫多覆议委员会发布了『决定与建议』。在其中他们宣告召会会持续接受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同时,多倫多召会将继续邀请朱韜枢去尽职、也邀请他的同工们去服事。他们不愿意成为水流职事站的召会。真令相调弟兄们洩气!

水流职事站的相调弟兄们要怎麼作?何不套用『温哥华战略』?水流职事站的老工们很快的被派遣到多倫多地区,不是到多倫多本地(何必冒正面衝突的危险?),而是到邻近的 **Brampton**。那些不想善罢甘休的人,就打发有名望的弟兄们去了——包括陈实(相调弟兄们中带领的一位),李光弘(一位富有个人魅力的台湾同工)和劉晨曦(『会所偷窃者』、水流职事站『温哥华战役』的设计师)和 **Bob Danker** (水流职事站的第二阶层)。还有一些外去的配角(包括 **Greg Spencer**, 前多倫多长老; **David Sissons**, 温哥华长老; **Rick Persad**, 那翰全时间训练中心毕业生,温哥华全时间等等),去支持这些弟兄们在 **Brampton** 举办『活力生活训练』。这是二〇〇六年十二月,水流职事站在多倫多的第一阶段的战役。

过了新年,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突然间,多倫多成了「假期热门景点」,任凭它冰冻的温度又缺少雪景,陈实又来了,很快的跟进来包括, **Ron Kangas**, **Albert Lim** 和 **Benson Phillips**。水流职事站董事长 **Benson Phillips** 不记得什么时候来过多倫多,几年以前他说,「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哩,我不认为,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把脚踏进加拿大的多倫多」(二〇〇四年七月3日)。现在,突然之间, **Benson** 弟兄对多倫多有了『负担』。这些提到的,只是当中那些有名望的『大弟兄』。扮演配角的——**Rick Persad**, **Greg Spencer** 等等——也都还在那裡。

『活力生活训练』的『案发』现场,已经改变到 **Richmond Hill**, 只是他们的战略及目的仍然没有改变。

有什麼问题?有什麼目的?

有人会问,「有什麼问题?『活力生活训练』有什麼错?」我们问,「有什麼目的?长期的目标是什麼?」为什麼这麼多『大弟兄』來到 **Brampton**, 一个只有二十个人的召会?或者來到 **Richmond Hill**, 一个才在几个月前『私生』(按 **Albert Lim** 的描述)的召会。是否在这裡正在套用『温哥华战略』?是否历史正在重演?是否有阴谋要推翻多倫多的长老们,夺取他们会所的控制权,将多倫多带回到『水流职事站一团的』?为什麼有名望的弟兄突然去多倫多地区访问?为什麼这些外去的弟兄试著要影响那裡的圣徒?他们是不是去那儿『对付召会』?他们有这权力吗?

最近在水流职事站附属的一个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公开的承认,『现在在多倫多正在上演的剧情,和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在温哥华召会发生的事件』之间『有很多类似』(AFaithfulWord.org,

二〇〇七年一月 22 日，英译)。我们全然同意这个声明，所谓关键的『类似』(我们信)正如本文上面所提到的要点。我们鼓励所有不论是在多伦多召会的一员，或是不在其中的外界客观的观察者，一同来就著本文前面描述的温哥华历史事件的光中，一同考量现在正在多伦多所发生的一切。

李弟兄曾警告说，「假设有些弟兄们从别的地方，来到了某个地方，要干预那地召会的情况。凡明白真理并实行真理的圣徒都应该站起来，说，『住手！这是阶级制度。你们这些弟兄们有什么权柄来这里这样作？谁给你们这个权柄？这是属人的组织。…』(真理信息，第五页)

忧心弟兄们

二〇〇七年一月